

律

山林經濟籍

籍部目錄

十七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金

艾子雜語

十八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木

艾子後語

十九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水

艾子外語

二十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火

權子雜俎

二十一卷

五子諧策第十九土

憨子雜俎

二十二卷

園閣談言第二十上

歸有園塵談

二十三卷

園閣談言第二十中

沙羅羅館清語

二十四卷

園閣談言第二十下

霞爽閣空言

山林經濟籍卷十七

甬東

屠本峻

編纂

後學

柴懋賢

校訂

五子諧策第十九

金

艾子三卷宋蘇長公撰者曰雜語明陸灼撰者曰後

語屠本峻撰者曰外語權子一卷明耿楚侗撰憨子

一卷亦本峻戲筆都稱雜俎云

明外史氏曰史記載滑稽者七家淳于髡優孟優孟

王先生東方朔郭舍人司馬相如談言微中廓人主

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紀民情之險鄙可笑可談可
警言可戒非今之獻笑者所可彷彿也其干齊楚趙魏
之君似結鞞憑軾之士其機智似七家其鑄詞似短
長策由是讀者疑其有爲而託之於寓言也艾子不
見傳記海虞陳眉公謂艾子事齊宣王其書所載多
後世之事則艾子者或疑實有是人或因蘇氏書而
論之耶姑置之矣權子憨子雖稍異艾子而託意實
同揔之博論醜類滑稽之應諧使人自暢於天鈞也
五子聯絡裒爲諧策以資賓戲長至日人倫堂書

艾子雜語

宋眉山蘇軾著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
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
然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之寡人有良藥稚子頓
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
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憾然曰卿喪
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
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
得効方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
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群臣亦多效
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
踢球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
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却告得孟
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齊地多寒春深求芋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背箱一筐
以與於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
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

罷卽刈以餵驢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
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
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
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
曰唐三臟猶可活况有四耶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
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
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艾子使於秦還語宣王曰秦昭王有吞噬之心且其
 狀貌又正虎形也宣王曰何質之曰肩上有五角聳
 目光爛然鼻直口侈豐頤壯臆每臨朝以兩手按
 膝望之儼然鎮宅獅子也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于
 人其辯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嬖媼揖而
 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田巴之辨也媼有大
 疑願質于子滑釐曰媼姑言之可能折其理媼曰
 馬驥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

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驥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
 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使之長媼曰然則
 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
 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媼
 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即入見田巴曰
 適出嬖媼問以馬驥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答
 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媼申之以鬚順為短
 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媼方坐門
 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音呼滑

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

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斷雖逆旅之居無

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銅啜土器食麤糲羹

藜藿雖廝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

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

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

未甚愛也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大鵬九

萬里鈞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

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

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

鵬者群翔于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

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

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聞之久不已東里之

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

母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

斷而所彈之石今為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

逡巡喪氣揖而退艾子曰嘻公孫先生持大說以
夸鉉人宜其困也

艾子曰秦破趙於長平坑卒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
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
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
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惟城外一夥竊盜
未獲耳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
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
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
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
耳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
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
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
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
鈴安有鳥鵲巢于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
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縉線
偶爲木之所縮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

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縮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荅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其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尸耳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置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

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入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腳手可以搦得他兔否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休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陵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群臣側目而憚睢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睢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睢已畏懼而

不敢寧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睢聞薦蔡澤自代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鬣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勒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鱉于

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
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問爾之居處何若蛙曰
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何如龍曰
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
次之以雷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
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
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
脹過而休燕王有慚色

齊王於女凡選壻必擇美少年顏長而白皙雖中無
所有而外狀稍優者必取之齊國之法民爲王壻
則禁與士人往還唯奉朝請外享美服珍珠與優
伶爲伍但能奉其王女則爲效矣一日諸壻退朝
相叙而行傲然自得艾子顧謂人曰齊國之安危
重輕豈不盡在此數公平乎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譽
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髡
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摑之其
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

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摑之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爲婚姻然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壻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鼃鼃其狀醜惡惟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

艾子曰蝦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爲王壻也王曰善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見之再三歎之曰神像豈有如此褻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座上再拜而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人祭祀反爲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

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
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焉敢禍之艾
子曰真鬼怕惡人也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兔艾子每出必
牽犬以自隨凡獲兔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
飫足故凡獲一兔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
其餌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犬饑已甚望草中二
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兔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
誤中其鷹弊焉而兔已走矣艾子忽遽將歿鷹在

手歎恨之次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
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狗畜猶自道我是哩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
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
一日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粗糲故少智
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
試之數日復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
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
人脚向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為繼來者所踐其

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
雨注之乎二人相矜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
若此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曰冢相
凡國之重事乃關預焉一日齊王下令還都有一
寶鐘重五千觔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
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亞相久亦無語徐曰嘻此事
亞相何不能了也於是令有司曰一鐘之重五百
人可扛人忽均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
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冢宰竒畫人固
不及只般到彼莫却費錮銘也無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
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集於此其
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之今
有至寃欲訴與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
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
子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求雨龍與
指日蠻也今丞相爲政數年率春及夏旱僕印賣

求雨龍纔秋至冬多雨潦卽賣指日蠻吾獲利已足衣食皆前半年取逋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却去年冬係大雪接春又陰晦或雨又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惟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蠻遂專其利豈不爲至寃乎艾子曰汝印者龍當秋却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變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齊宣王時人有歿而復生者能言陰府間事乃云方在陰府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何人也荅曰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往害人之命汝慢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歿又某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歿數萬人汝爲人相職在燮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之歲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之先生與

季氏有舊耶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是此安得獄空耶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惟務持人陰事恐嚇取財物雖無過者一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倅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爲獄主固首主也而

豹皮襯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于人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襯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湯之苦三之二也於是义入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卒要知聞

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
虎視牛頭大怒義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
於人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山林經濟籍卷十八

甬東 屠本峻 編纂

後學 柴懋賢 士德 校訂

五子諧策第十九

艾子後語 明長洲陸灼著

齊大夫邾石父謀叛宣王誅之欲滅其族邾之族大
以蕃聚而謀曰他人之言王必不內惟艾先生智
而有寵盍往祈焉舉族拜於艾子之庭涕泗以請
艾子笑曰是不難但具一繩來立可免禍邾氏以

爲戲言亦不敢詰退而索絢以餽艾子懷其三尺以見王曰邾石父包藏禍心王肆諸市當矣然爲之者石父一人耳其宗族何辜而王欲盡滅之無乃非仁君之用心乎宣王曰此非寡人之意先王律有明訓也政典曰與叛同宗者殺無赦寡人不敢曲宥以傷先王之法艾子頓首曰臣亦知王不得已也竊有說焉往年公子巫以邯鄲降秦非大王毋弟乎以是而言大王亦叛臣之族合隨坐臣有短繩三尺敢獻大王請卽引決勿惜一身而傷

先王之法王笑曰先生且休寡人赦之矣

艾子夢朝天帝見一人戎服帶劍而無首頸血淋漓手持章奏而進其詞曰訴冤臣秦國樊於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荊軻借去頭顱未還燕太子丹爲証乞追給天帝蹙額言曰渠自己肢體尚無覓處何暇還汝頭顱於期乃退艾子亦覺

艾子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旣而自齊反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德而謂

賢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
季孫曰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
文艾子歛容起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
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日艾子衣冠齋潔而
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疑其必在別
館良久季孫出見詰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
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餐飯矣艾子胡蘆而退
艾子講道羸博之間齊魯士從者數十百人一日講
文王姜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快

快返舍妻問曰子日聞夫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
不樂之甚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被
其主殷紂囚於姜里吾憐其無辜是以心生愁惱
妻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有禁錮終身士
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牢內難過活耳

艾子游於郊弟子通執從焉渴甚使執子乞漿于田
舍有老父應門觀書執子揖而請老父指卷中真
字問曰識此字醜汝漿執子曰真字也父怒不與
執子返以告艾子曰執者未達通者當往通子見

老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八兩字也父喜出
美漿與之艾子飲而甘曰通也智哉使復如執之
認真一勺水吾將不得入口矣

越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
然曰余忘之矣憶童時與群兒往看宓義畫八卦
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宓義治以草藥得不
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居中央不能
害神農播厥穀余時辟穀一粒不嘗蚩尤犯余以
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

求識字爲其愚甚不屑教誨慶都十四月而生堯
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震號泣于旻天余敦
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
不飲而去孔甲遺龍醢一臠余惧食之至今口尙
作醒湯開一面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
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言笑
自若乃得釋去姜家見釣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
中黃鶴穆天子宴瑤池讓余首席徐偃王稱兵天
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

多積唐偃蹇董雙成萼綠華相扶歸舍一向沉醉
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
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
治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得艾子言于王曰此間
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效當速愈王密使
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泣曰昨者吾父母皆年
五十隣姥携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
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王叱
而退

齊有病忘者行忘止卧忘記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
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盍求之其人曰善乃乘馬
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矢植于土馬
繫于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幾中予
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虍驚乃得一馬引轡將
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汗吾履矣
鞭馬反向歸路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
豈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遇見知其必忘也罵之其
人曰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隣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牖乎曰無牖有竇乎曰無竇然則安出妻指壁間囊曰是足矣少年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詒以米也啓門內季遍索室中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是米季因撲殺之艾子笑曰昔石言于晉今米言于燕

齊王好談相士之以相進者接踵於朝有自稱神相者介艾子以見王曰臣鬼谷子之高足弟子而唐舉之受業師也卽臣之術可知矣王亦聞之乎王笑曰寡人乃今日而聞君矣試視寡人荅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言言無不中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仰請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乃兵王不應須臾有人著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其故王曰此庫

吏盜金帛三萬是以囚之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悅曰此已驗之甌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体咎何如爾相者曰臣仔細看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艾子趨而前曰妙哉先生之相也齊王大笑相者慚而退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牡者好鬪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往來甚以爲患請于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闔之無陽道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者更猛

艾子朝飯訖逍遙於門見鄰人牽兩狗而西艾子呼而問之曰犬安之鄰人曰粥諸屠艾子曰是吠犬也烏乎屠鄰人指犬而罵曰此畜生夜來盜賊橫行畏顧飽食噤不則聲今日門闢矣不能擇人而吠而群肆噬嚙傷及佳客是以欲殺之艾子曰善艾子談五行與星士游南里先生者刎頸交也娶妻求全每聞一女必相其容德推其命造務底于善而後可久而不就一日爲媒氏所誤娶得醜女曰頭深目皮膚如漆雖登徒之婦不至是也南里先

生不悅艾子往賀曰賢閣容色之妙某聞審矣第
 未知庚申願以見諭實為子推之南里先生閉目
 搥手而荅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艾子拊掌而退
 長洲陸灼曰世皆知艾子為宋蘇長公戲筆而
 不知其有為而作也其問鱗問米乘驢之說則
 以譏父子獬廌雨龍移鐘之說則以譏時相即
 其意指始為王氏乎長公生平好以言語文章
 規察時政此其一也余有謔僻有得必識之直
 用為戲若謂其有所託則吾豈敢

山林經濟籍卷十九

甬東 屠本峻 幽窈 編纂

後學 柴懋賢 士德 校訂

五子諧策第十九

艾子外語 明甬東屠本峻著

齊宣王置酒雪宮召艾子而樂焉艾子故豪酒飲大
 觚嚼大鬻司觴者承王命進觚誤投以醢王起壽
 艾子盡飲感額俯伏辭曰臣醉不勝杯酌矣王曰
 先生豪酒其誰不知寡人為壽而託醉焉無乃闕

禮于執事耶艾子稽顙曰大王賜臣臣折腹矣王顧左右左右曰頃進者醢也宣王大笑扶艾子起曰寡人之罪也洗醢更酌一座盡歡

艾子少孤而窶捉襟肘見穿屨指露景丑氏造焉應門童子身無寸縷下體以瓦覆前後醜惡景丑氏問曰顧邪倩邪艾子曰非也彼自饕餮我與衣裳齊潛王爲世子艾子爲傳書十日而不成誦也字五日而不成畫也艾子曰甚矣世子之懵於學也以狀告宣王王曰先生謬矣吾使人入宮覘世子見

其展書據几而撫掌似悟于書之趣也翌日世子出閣艾子問曰昨者宮中展書據几撫掌而樂有諸世子曰然然則何樂荅曰始知書籍是板鏤艾子遂行

艾子好飲酒九吐而不減其量聞淳于髡善酒往造曰先生名飲千古絕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僕可勉旃今居我右顧營壁壘以終惠教淳于髡問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可飲一斗親有嚴容髡希講鞠脛侍酒於前奉觴

上壽數起而飲可盡二斗斯兩者子能如我乎艾
子曰不如淳于髡曰朋友交游久不相過卒然相
覩歡然道故可飲六斗州間之會男女襍沓六博
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可飲八斗而
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席男女同坐履舄交錯
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羅襦襟解惟聞薈
澤髡心最歡可飲一石斯三者子能如我乎艾子
曰不如淳于髡曰此皆不如欲居我右何也艾子
曰韞釀羅漿滿壺浮香有酒且飲無酒莫嘗吸若
奔濤咽若漏囊初夜再旦跋扈飛揚醒不涓滴醉
不散髡客盡離披主鮮頽唐千鍾百觚差可比方
温温克克無怠無荒謔浪笑傲曾不否臧子能如
我乎淳于髡撫然有間曰是則髡之所以不如也
讓艾先生居右

齊大夫餉主爵銀萬兩拜銀青望風者餉金萬兩拜
金紫又有餉玉萬塊者歲餘不報走告艾子曰餉
銀銀青餉金金紫餉玉寂寥願先生私問之艾子
以齊大夫之語語主爵主爵曰玉皇大帝是孤闕

尚未得處艾子哈咳而退告齊大夫曰惜公生較晚不及覩取青紫如拾芥之世而謀諸

東蒙山中人喧傳虎來艾子采茗從僻上觀聞蛇告虎曰君出而人民辟易禽獸奔駭勢烜赫哉余出而免人踐踏已爲厚幸欲憑籍寵靈光輝山岳何道而可虎曰憑余驅以行可耳蛇於是憑虎行未數里蛇性不馴虎被緊纏負隅聳躍蛇分兩段蛇怒曰憑得片時害却一生冤哉虎曰不如是幾被纏殺艾子曰倚勢作威榮施一時終獲後灾戒之

莒之大夫墨而盲于政莒之小吏蕩而盲于目吏屢愆期于畫諾也又之且來大夫詰之吏曰目青大夫曰吾視汝目青青白白吏曰然公視吏青青白白吏視公糊糊塗塗艾子謂小吏之對也佞

艾子在乎陸與其友道上行有乘軒者來其友誠艾子曰此吾至親也避之有擁蓋者來曰此吾至友也避之行十數處皆然已而有弄蛇者來有逐疫者來艾子一如其友之誠誠其友其友愀然曰胡子親友貧窶至此哉艾子曰富貴者汝盡攘去矣

泰山東麓木偶曰惡來神甚靈異惟時淫潦縱橫橋
爲之圯人以木偶爲梁而徒涉之游閒公子過而
憫曰豈有木偶神而爲梁者乎拂拭安置敬禮而
去惡來怒將祟公子比隣木偶讓曰不祟徒涉而
崇敬禮其理殊昧惡來曰旣往難咎見在不懲吾
忿何洩公子被祟陳牲醴祈而獲寧泰山西麓惡
獸曰孤獨如熊而人言善啞人虞者獵較籠獨檻
車將糜焉遇熱腹先生過之獨於檻中乞哀曰我
生不辰大命將戕公是熱腹無得冷腸拯我斧鑕

出我鑊湯先生聞語大起悲涼乘虞間暇若已傍
徨爰啟鑄鑰輒解鞵韁獨方出檻爪牙大張遽搏
先生將見殞亡先生曰拯汝瀕危而反啞我爲善
者懼矣獨曰狼子野心何厭之有不知退避以當
吾前釋汝而去饑渴何賴竟啞熱腹先生艾子曰
游閒好義招祟熱腹好仁遭啞甚矣仁義難輕施
也籍令兩君若弗聞也者而過之人議忍而不情
與之周旋又議愆而多事有好心無好報然哉
艾子之友海翁善謔林客嗜諧三人爲刎頸交居九

曲之塢有夸毗子者衣冠談笑無弗似艾子者行
 經塢曲值兩翁逍遙于門揖而語曰叟之遠來得
 無有意惠教耶夸毗子曰余有譴癖久病方甦願
 承清燕以罄玄談兩翁以姓字請夸毗不知為艾
 子密友也答曰艾子兩翁心笑之而謬為恭敬曰
 耳叟之名舊矣治病何若荅曰余抱痾三載服艾
 七年故得舌本不强牙後生慧湏臾艾子至叙禮
 訖夸毗未嘗識艾子也問客何來兩翁曰艾子夸
 毗塊而欲遁艾子曰無傷也適余見獲鷓者問之

曰魚池苦群鷓竊啄乃束芻為人披簑戴笠持竿
 植之池中以懾之初回翔不即下漸審下啄久之
 時飛止笠上恬不為驚因竊去芻人自披簑戴笠
 而立鷓仍下啄飛止如故人隨手執其足鷓奮翼
 假假人曰先故假假今亦假假耶一笑而任其遁
 去權子亦載第近時有人誇勢要是已至
 交及勢要至未常識愧而遁因不削去

艾子一日夢游玉帝所值玉帝誕辰百神入賀獨一
 人在三天門下進退惟谷翊衛者曰帝有旨勅戴
 進賢冠者入其人遂冠進賢冠得入列班行百神

次第朝賀訖其人趨前帝問何官其人對曰魁星
帝曰汝左手所執元寶何在魁星指頭上進賢冠
對曰買了這箇帝又曰汝右手所執大筆何在魁
星又指頭上進賢冠對曰有了這箇丟了那箇玉
帝退朝艾子亦覺謂弟子曰孰謂進賢冠佳卽如
魁星司文章筆札者只戴了此物便廢却筆札
齊宣王好大苑囿地逼薛將築焉薛君恐告急于梁
惠王王使艾子往說齊王罷之薛君德梁王而獻
地并以盍大夫陳戴氏之食邑及其弟仲子之於

陵焉仲子謂兄曰說梁非艾子不可而從與艾子
往者隴斷父也盍大夫使御者公無辱致書隴斷
父曰盍大夫戴敢告下執事薛爲不道罔敦世講
陡獻盍於陵之地于梁橫肆侵陵請如魯仲連先
生聊城故事緩頰於艾先生隴斷父悉索敝賦然
後許行復書盍大夫曰執事使使儼然辱命以苞
苴盛行關節之時亦養士之常也匪獨不佞一人
大夫無惜小費以隳大業敢布腹心公無辱復命
仲子曰吾居於陵所豐者黃壤所處者玄蚓顧安

得長物乎乃見艾子爲言薛君獻地之由斷父索賦之故艾子怒曰人頭畜鳴胡敢爾爾且日見梁惠王曰聞薛君德大王而獻地乎惠王曰得獻地而後苑囿盡游觀之美艾子曰薛彈丸之地割以獻不足以固吾圉也又益以盍盍齊先生封陳戴氏之食邑薛君以詐而獻地大王以勢而受地齊自桓公九合諸侯以來世號強齊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齊得十一梁之不敵于齊明矣務游觀之美以招兵甲竊爲大王不取也臣嘗受命大王以

說齊齊王從之若受齊命以說大王王從之乎惠王曰倏受獻而忽還地寡人耻之艾子曰臣固知大王耻之矣一旦齊王興問罪之師將何辭以對夫勇莫大于機未形而還地耻莫大于師已興而還地齊王若并薛而取之豈惟大王之辱寔臣爲說之愧矣惠王起謝曰寡人慮不及此微先生幾爲薛君所詐貽笑隣國遂却獻地艾子亦絕隴斷父署其門曰惟須墮戶塞門莫再鼓舌搖唇

魏信陵君飲于賣漿者薛公家過食鱸殘患河魚腹

疾詰朝夷門監侯生舉秦不二善醫知人爪生髮長筋轉脉搖信陵君使中涓召之秦不二詢信陵君所由致病中涓告以故秦不二入診左手曰表實裡虛病得之食鱠殘多信陵君曰然復診右手曰胃強脾弱病得之食薛公家鱠殘信陵君曰然艾子听然而笑侯生曰何笑秦不二也艾子曰昔秦越人診脉而見垣一方人今秦不二診脉而見江一方魚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秦氏奚止三世哉楚春申君持五戒有牛齒衰懸今日牛老而瘡不忍

棄之有能善養以盡天年者予之嗇官歲給芻粟下士第一人曰臣養之調其饑飽時其冷熱天年既盡火葬腹中寢處其皮春申君曰犯殺戒不許第二人曰臣養之如父母饑飽冷熱各以時施天年既盡敝帷埋之不使鳥鳶螻蟻有所窺伺春申君曰犯綺語戒不許第三人曰臣養之如子女饑飽冷熱舐犢之煦嫗之天年既盡敝蓋瘞之不令樵采畎畝有所動搖春申君曰實語真語不犯兩舌戒許之如今艾子曰客對無異詞公子獨許第

三安知客語真實耶春申君曰漸近人情艾子出
曰孟嘗養士不辨賢愚春申養牛妄分真偽

漢村有田舍翁家貲殷盛鄙而吝浪蕩生謀曰翁富
甲里中不交當世非所以光門閭也田舍翁曰子
多長者之游盍圖之浪蕩曰諾入藥肆語王醫曰
有持贖來者可詐爲艾子受之與若中分王醫領
之明日浪蕩告富翁曰得艾先生矣是魁梧特達
非侯王卿相不與交昵者諺曰堂堂皇皇艾而如
張青眼流盼四座生光若定交富貴相資之道也

翁乃具衣冠持白璧一雙文綺四端介浪蕩見焉
旣交訑訑自矜東郭順子娶婦傾城往賀艾子王
醫富翁浪蕩咸會焉富翁指王醫語艾子曰是艾
先生也與余厚善君知之乎艾子笑應曰知之傍
觀者曰富翁贖贖此非艾先生乎富翁往讓浪蕩
浪蕩曰一雙白璧四端文綺就交結真艾先生

巴陵道上提籠者低聲倡曰賣糕艾子問于何而疾
奄奄氣息荅枵腹負擔餒不允斥問籠中有糕何
不取食荅糕之洩矣去去售直艾子曰決性命之

情以饗利昧是非之實以售利鄙哉鄙哉

魯有迂滑二叟踞石而談迂叟曰余有百金以十之二與若若趨承我乎滑叟曰物不均不得趨承然則平分之曰物已均不必趨承然則全與乎曰物全歸不用趨承諮于艾子艾子曰強人趨承迂叟迂哉三不趨承滑叟滑也與其迂也寧滑

艾子游趙絕糧南宮子猶唁之曰子門張羅子突無烟而令從者病乎吾爲輔車先生緩頰于平原君可乎艾子曰諾明日南宮子猶遍告域中曰艾先

生天下士也辨而有智理枉能直導滯必通來爲平原君重客盍祈諸有殺傷人死者挾白鏹求武艾子至平原君門曰狂且重辟罪在不赦迴車而卻其鏹有宦久不調者餉青蚨求通艾子至平原君門曰彼墨狼藉議在褫職迴車而返其蚨有訐人陰私者餽珠璧求達艾子至平原君門曰大傷天理必召竒禍迴車而復其璧南宮子猶不悅曰吾事先生亦云勤矣胡屢及平原君門而迴車乎艾子曰吾見平原君矣始未言而溫雅之容可掬

纔啟齒而翹厲之色甚倨是以口嚅嚅足蹢蹢故
迴車南宮子猶曰欺余哉艾子曰有人在坐何敢
行欺問爲誰荅曰藺相如南宮子猶曰藺相如前
代聞人也君豈說夢耶艾子曰原是說夢

齊客方方白者平原君下士亦曰陪堂先意承旨備
出醜態有前知五世事者曰龜靈先生談事有左
驗所至騷動趙王敬之如神明送至平原君第平
原君奉以上座薰沐再拜稽首而後問五世之事
龜靈先生曰公子一世爲儀狄善釀酒平原君曰

勝之酣酒有自來矣陪堂曰肯哉酒臣想魯陪先
生曰公子二世爲伊尹善割烹平原君曰勝之食
肉職此之由陪堂曰雋哉肉臣想魯預先生曰公
子三世爲膠鬲隱魚鹽周武王舉之定鼎洛中平
原君曰勝之嗜鹽豈緣是耶陪堂曰臣亦自疑先
生曰公子四世爲屈原秉忠貞楚懷王逐之行吟
澤畔平原君曰勝之嗜水或因此歟陪堂曰臣亦
自疑先生曰公子五世爲彭祖周柱史享年八百
平原君曰勝壽幾何先生曰長可望一千短可躋

四百陪堂曰臣亦自喜龜靈既出平原君讓方方白曰先生所談皆余五世事於汝何預越俎多言方方白免冠頓首曰臣備員陪堂不如是無以獲歡于公子既蒙誨諭敢不退避艾子曰世好奇而譚鬼非獨平原與龜靈也始爲人欺既而欺人久之自欺矣弟子記之慎毋自欺哉

毛空者道聽塗說之輩也艾子自楚反齊毛空過焉艾子詢新聞毛空曰人家一鳧產百子艾子曰無此理空曰便是兩鳧艾子曰亦無是理空曰便是

三鳧漸至十鳧艾子曰何不減子空曰吾寧加鳧不肯減子艾子笑而唯唯毛空曰前月天雨肉一片長三十丈濶十丈艾子曰無是理毛空曰便是二十丈艾子曰亦無是理空曰便是十丈艾子曰汝看世間那得一片方圓十丈大肉乎問鳧產誰家肉雨何地空曰行路人如此說艾子笑謂弟子曰慎毋道聽塗說哉

周太宰瀛璿介而察繭絲細務必親之畿甸魏虜庶僚大聚而謀謂艾子善計相率拜于其庭祈焉艾

子曰諸君且休舍徐圖之乃設詞曰控訴處士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向緣伐商叩諫天王耻食周粟隱于首陽采薇采苦築圃築墻有暴男子曰管曰康如熊如熊率虎率狼毀我儲胥侵我基疆驚我婦子伐我榆桑兩造具備宰允惟詳鉏折豪右驅剪強梁靖安土著雪慰遐荒誰其證之姜太公望期日太宰視篆見詞大索不得歎曰胡爲來哉爲法之弊矣輒以其務歸于有司及會艾子曰先生周知民隱來訪造詞艾子曰民隱難諮太宰所謂自詒伊感者乎留飲少間太宰便去弟子曰客去不留禮歟艾子曰爲其累坐也觴政曰不可與飲者歡場之劣焉酒鑒曰好做身分主恭客傲筋不沾唇儼若木雕之人也早去爲幸

前魚餘桃璧瑩者魯孟孫季孫叔孫氏諸公子之少艾皆以變而嬖服美驕矜斌媚自喜雖衛靈公之於彌子瑕楚靈王之於龍陽安陵不是過也南州大夫孺伯吊廡成君喪魚服而往假道于薛遇諸公子挾少艾沉湎夜游嗔隸噍呵侮之侵于大夫

魯平公聞而怒將繫惡少焉諸公子懼因登徒子
季託墻東先生言于平公公曰以登徒之幸舍不
備寡人是耻南州之皂隸受侮寡人是問承教其
遣三艾爲登徒紀綱之僕登徒辭公曰臣無賴少
有陰陽之患寔虛尊賜敢歸璧于將命者艾子以
艾年問將命將命屈指曰十五年前齒方十六艾
子撫掌曰諺云男愛不弊軒女愛不弊席周書曰
美女破舌美男破老則三艾者湏投之四齋以禦
魍魅乎三艾向艾子泣曰吾儕小人業已受屈非
復故吾乞緩牙後雌黃冀諸公子猶可弄嬰乎艾
子許之南州大夫聞之一笑而解

嬰音少
去聲

山林經濟籍卷二十

甬東

屠本峻函索

編纂

後學

柴懋賢士德

校訂

五子諧策第十九

火

權子雜俎

明楚黃耿定向著

南海之濱有鼉市焉鼉曝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其
幾百里也居民眠爲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亦不
知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爲鐵冶者天旱火熾鼉不
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東海之濱有蜃閣焉

蜃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墉臺閣人馬五色縹緲出
烟霧之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歿

權子曰崇貴富厚世竊據之以爲安聲華權寵世
兢逐之以爲榮與僦居鬻市而爭棲蜃閣者何以
異哉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昔人有覩雁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
舒雁烹宜翔雁燔宜兢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雁
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則凌空遠矣

權子曰世儒之談道何異爭翔雁之烹燔哉玄思
而不務篤修者省矣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懼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自
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之曰毋怖第放下卽實
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墮地乃自
哂曰嘻早知卽實地何久自苦耶

權子曰蕩蕩平平大道之程終身由之而不知者
其心盲也彼沉空守寂鯁鯁焉執一隅以自矜嚴
者視此省哉雖然猶有執也俚俚衝衝罔迪檢柙
而去之阮者斯又爲狂瞽矣

粵令性悅諛每布一政行一令群下交口讚譽令乃
歡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語曰凡居民上者類
喜人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譽蔑如耳其令耳之急招
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
哉惟汝良隸哉自是暱之有加

權子曰文中子云聞譽而喜者佞之媒彼樹媒以
來佞而卒自迷于媒也愚亦甚矣卽百世之令名
達者賓之謂不足以潤枯骼况一時不情之譽哉
張詡子繕一榻麗以在卧內人末由見也故托疾卧

榻上致媼友省問觀之其媼友楊子者新製一襪亦
欲章示其人故褰裳度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病
張詡子親見楊子狀若是相見笑曰吾病亦若病也
權子曰畜德貴潛其潛彌深其德彌固聞人以炫
者德無舍德無舍未有不日亡者也周子云常人
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如而夫者薄亦甚矣
觀此寧不自愧哉

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不中令其妻索之五
索而不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

引手一搔而癢絕

權子曰痒者人所自知者也自知自搔寧弗中耶然癢痾在躬知之而求搔于人雖不中不遠也吾猶哀夫麻木而不知搔者生機滅矣

沈屯子偕友人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狎垆外以紆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亦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俗也貌陋甚其人亦憂病轉劇嫺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權子曰蒙莊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旣徂而將未至而逆適應而藏役役乎物以自戕者此類也夫

市有不貞之婦初蒙帷薄之詬赧然內愧欲歿已或

詬之則猶俯首至羞澁也久之抗顏與人鬪悍然不顧已人或挑以目或躡而拊其股則猶嘻嘻自明日吾心自貞疇能免我

權子曰世學者穢行垢迹而猶自託曰能忘毀譽云吁聖賢有毀譽不顧者志有在也伊尹任天下之重故不恤五就之毀周公篤王家之勤故不顧人戕兄之毀孔子思以道易天下故不顧栖栖爲佞之毀無三聖人之志而悍然曰吾不顧毀譽則荀子所謂無廉耻而忍譏詬是學者之鬼也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歿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駮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圓領袍服裕襪據案而坐駮子從門屏遙覩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譙曰豈有是哉駮子曰吾覲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帷爲女裙而因以裕襪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駮吏直入守卧內守夫人方在沐駮吏啟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

駮吏起附其髀恚曰是何人家既犬無一吠者耶其
一直郡筦庫郡守退食駮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
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
人非人耶

權子曰窺觀者矜影響索隱者墮獲阱貿貿者皆
是矣靈識者存乎其人

人有魚池苦群鷓竊啄食之乃束草爲人披簑戴笠
持竿植之池中以懾之群鷓初回翔不敢卽下已慚
審視下啄久之時飛止笠上恬不爲驚人有見者竊
去芻人自披簑戴笠而立池中鷓仍下啄飛止如故
人隨舉手執其足鷓不能脫奮翼聲假假人曰先故
假假今亦假假耶

權子曰徒具人象而已禽鳥猶然狎之知非真也
然則徒具形識而已者卽謂之真人否耶

漢村三老皆款啟寡聞之昨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
偶經一過歸向二老誇所覩聞二老歆動春粮往遊
行間甲老顧謂兩老曰至彼慎勿妄語取市子姍笑
湏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鍾聲乙者詫曰此何物叫吼

如是甲老曰此鍾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鍾肉
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鍾乃搏泥爲質而火煨成者安
可啖耶甲老偶見範鐘之具而實未見鍾云

權子曰標聲者未覩其形掠外者罔覩其內世局
于所聞狃于所見夫固有然者矧至道不可以形
聲求矣談何容易竊慮未之見而欲嘵嘵然以開
示人人將率天下而瞽也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無一歲聘楚
士誨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

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
投筆歸告其父曰見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
請謝去父懼然喜從之具幣謝楚士踰時其父擬徵
召嫻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趨
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今纔
完五百畫也

權子曰初機士偶一解而卽訑訑然自矜有得殆
類是已雖然懲痴兒而支求焉則又痴之痴矣
齊奄家蓄一猫自竒之號于人曰虎猫客說之曰虎

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猫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瀕浮雲雲其高於虎乎不如名雲又客說之曰雲藹蔽天風倏散之雲故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斯不可尚已又客說之曰大風倏起惟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名之曰墻猫可又客說之曰惟墻斯固惟鼠穴之墻斯圯矣墻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猶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即猫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權子曰世譚道者此爲說是矣彼故爲一說以高之彼爲說是矣此又爲一說以高之累瓦竄句通極要渺而後已所謂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耳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尼父所謂至道而未能者歟

吳中一老故微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釣蛙季謳採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于貲須更業習學方可振家聲也于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

試以偶語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對曰哩哩蓮花
落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對曰綠楊樹下釣
青蛙試長子云九重殿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對曰
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詫曰猶舊
時所弄蛇家語也

權子曰一家有一家之習一鄉有一鄉之習一國
有一國之習習靡成性矣囿于習而自知者難不
安于習而欲渝之亦大難奮振于積習之中必也
尚友乎

燕人有二女皆讓極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慎
箝口忽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中
盛火藝姊裳其妹矍然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懾
妹亦期期言曰父囑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
未掩媒氏謝去

權子曰文中子云多言德之賊也緘口獨修不媒
自合不則倩口簧言貞德爲損矣是故木訥近仁
而禦給者祇自取憎也

于擘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

于火甚熾于擘從容起座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譟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於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言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擘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熾甚矣友作色曰柰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擘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權子曰董安于佩弦西門豹佩韋斯亦庶乎能鞭其後以自移其習者矣禦寇謂擘曰擘擘相游于

世而各安其志者爲咸之于道而歸之命然乎不然

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岡堦間時倚樹而吟時扼盍而歌熙熙然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銖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散逸不擾矣瞽傭爲人作麪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躑主公謂曰阿公徼天頗饒于貲視瞽傭奚苦乃終生營營及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唯吾第試之翌日瞽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鏹麥

中時從旁伺之瞽傾麥磨上忽聞鏗然聲手探拾之
以爲遺也懷之蹶蹶色動凝寧躊躇四聽無人聲乃
痼之牀下時作時往躡之自是歌輟作亦不力主乘
間發取其金瞽不知也踰時瞽辭主人欲去主人佯
許之瀕行卽地取金亡矣窅然自喪乃復跪懇求復
爲傭云

權子曰嗟夫人生戚戚曷故哉殆有所爲累者矣
聖人曲肱飲水顏子簞瓢陋巷其樂不易有以哉
權季澄氏曰雜俎中稱引鉅宗緒論間采裨官

小說旁及滑稽之應諧間衡之庾詞咸無擇焉
博喻醜類取足以發耳尼父耳順歌取滄浪濔
哲亶躬邇言斯察矧大道旣隱聞見昧真悞悞
洄洄難以莊語柄道覺世者若斯之談其亦不
得已也

山林經濟籍卷二十一

甬東屠本峻函索 編纂

後學 柴懋賢士德 校訂

五子諧策第十九 上

憨子雜俎 甬東屠本峻著
林間懶道人錄

憨先生負暄隣老造焉與之說鬼不信也說夢不覺也談名理弗解也說莊語弗喜也說桑麻晴雨偃蹇也談虎豹蛇龍踖躅也談憨言而後抵掌終日不疲嗟嗟予憨人也以憨言解隣老願哉客乘軒來談五

交三爨而予俛首談爲子孫作牛馬而予隱几談趙
宋洛蜀故事而予隨蝶使翩翩游華胥國客去留不
暇顧矣

懶道人錄曰隣老諸談不入言慙不疲賢于乘軒
之客矣乘軒之客屢談而慙先生一不荅何也彼
以物附景從爲心此以帶索行歌爲事機緣之不
投隨蝶使以翩翩使其機忘緣對卽主人醉而欲
眠且曰明朝有意抱琴來也此慙先生寧與隣老
不顧乘軒也歟

古者兄弟七人皆絕技曰健大一硬頸二長腳三遠
聽四爛鼻五寬皮六油炒七健大看得須彌山可列
家門屏幃擔却歸上帝怒救豐隆翳追之併獲硬頸
二以斧斫其頸斧數易而頸無恙長脚三距海一萬
八千里一日夜抵家報信遠聽四早聞偕爛鼻五赴
難西海龍王遣數千將敵之五以鼻涕向下一摑盡
糊其將之眼於是龍王親征獲第六直扯橫拽而皮
不窘獲第七扞入油鎗炒七日七夜而體不焦七人
者終無成老于牖下

錄曰豎窮三界橫亘十方太山可挾北海可超是
謂有力大人而健大無三界十方之體量恃力負
荷保守門墻遂致魚龍跋扈兄弟艱危無業表樹
嗚呼七人者而已

商駕大艘渡海誤入鯤魚腹中鯤游天池大鵬過撮
而吞之飛大人國止于大人眉稜間大人以爲蠅也
擱之斃於岷崙頂上久之鵬腐鯤潰大艘得出閣于
巖際一人前來頭接天足履地衆商哀號求歸計於
大人大人曰吾不能爲計可問坐石大人其人坐石

上而頭接天衆向乞哀大人曰吾亦不能可問眠石
王姥王姥眠石上而乳接天衆復哀求王姥許諾徐
至山頂望海尚千里也坐艘傍施溺汨汨悠悠撼動
大舟滂滂湯湯流下岷崗泌泌漣漣載胥岌岌瀟瀟
泝泝倏抵大海衆商於是豎三桅揚五兩千人歌萬
人唱順風挂席鼓柁而歸

錄曰衆商冒難游行幾葬魚鳥腹中展轉乞哀終
藉姥溺遂得順風乘流揚帆鼓柁不知所仗何人
所藉何物猶自驕誇何也

一人乘車入鼠穴餒三日哺餘糧而出一人聽蟲聚
衾上誦阿房宮賦至六王畢四海一其人固畢四也
以爲犯已諱取而滅之蟣子閔然狼籍衾上

錄曰車入鼠穴大物困于小方也虱誦阿房無聲
變爲有嚮也朽麥化蝴蝶老楓化羽人不足怪矣
微畢四虱之逞狂怪不獨蔓延視中狼藉衾上也
諧客野雲挾換白回黑之術游都門又善飯每殮盡
一石殮甫畢腹輒告餒所泄之氣用以燻鬚能令白
者黃黃者黑騎士朗大者于鬚而白延其燻之野雲
方患河魚一泄而于鬚淋漓朗大以爲蠱已也將戮
之野雲謂祇候曰我固當戮然有三未可死幸緩須
臾祇候問故雲曰一石飯未及沾唇回黑方未得傳
人鼎新笑話未曾再溫

錄曰野雲挾陋術以希利泄穢惡以燻灼將蹈刑
戮猶圖固寵恣獻排優足以殺其軀也

繆翁讀書淹貫百家號繆淹貫賈翁處事不爽夙約
號賈不爽繆翁夢天上召作玉樓賦旦起欲赴妻止
曰是夢非真賈妻夢翁納麗姬旦起相詬翁諭曰是

夢非真兩翁疾趨奔訴于知幼先生乃撞破豎子醯甕滂唐浹地豎子號曰夢邪夢邪曉之者曰是真非夢三人質于知幻知幻曰是夢非真是真非夢各自理會去

錄曰二翁一豎皆是夢人知幻不能開導乃持摸稜兩可鼠首騎墻終歸于夢也

至吝生富甲里中怨家伐其頭棄之中野至吝挈其頭歸妻見之馱而號至吝曰勿號勿號急覓醫綴我頭頭綴牢謝分毫索重謝吾寧無頭以逍遙

錄曰楊朱爲我一介不取不予宮黜養勇一毫不撓不挫著名高士列序軻書也至吝務儉叢怨擅吝罹凶旣喪其元猶惜小費而曰寧無頭以逍遙噫頭之不存身將安屬乎

四人尋不效之藥將獻要津誤履長狄鼻竅中談道不輟三揮其塵長狄三噴其嚏四人隨鼻噫而出坐鼻傍而談其一曰行險僥倖自貽僂憊其二曰初入腥臊久不聞臭其三曰氣如雷奔涕若泉溜其四曰獻藥附驥名獲遠久長狄詫曰汝曹且自洗濯去莫

在此胡講亂話

錄曰李元禮高自標持後進之士升其堂者謂登龍門四人者艷焉採藥誤履報德空談思附驥于久遠忘自身之點汗坐招長狄之詫悲夫甲吏司庫藏乙吏司關津紀綱公庭不離左右甲妻夢夫爲盜所殺乙妻夢夫爲水所泮邑令夢遷秩二千石旦起易服色危坐待賀客二妻入廨各爲夫死請檢驗令曰待行吉禮而後理凶事二吏引婦傍伺婦熟視曰夫也不死耶二吏曰有何指記而狂爲二

婦曰夢見是真何有狂爲吏咄曰猶是作夢以夢告令令批婦頰而逐之令曰吾之遷秩中外豈不聞耶吾之待賀賓僚胡不至耶左右曰實無所聞第意之所向夢輒形之令沉吟曰誠如若言一笑而散衙

錄曰大夢之世而有至混者三人夢而不知爲夢吏妻邑令也覺而不信是夢吏妻也覺而始悟是夢邑令也吾詫夫知夢境而猶以爲非夢境者

北海港人肘生一瘤大如瓠鼻長一栗圓如盎夜卧聞瘤栗人語曰吾瘤吾瘤縱挾金鍼不便瘳吾栗吾

栗任施銛刀刮不出港人懇延醫治之三抉而瘤堅如石也三刮而栗頑如鐵也醫曰二毒太盛不能拔也有非金石所可伐也濡之數年彼自裂也駛而走錄曰指屈非害事也必求伸之疥癬非痼疾也必求療之爲其有碍于體耳瘤栗人語是爲怪異非鍼砭可施醫駛而走矣夫柳生左肘列禦寇亦嘗不治矣必有不治而治在焉劉向五行傳記機祥有青黑赤白之青茲異吾擬名曰人青

艾子之趙問方士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忘之矣憶童時與群兒往看宓義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患驚癇賴宓義治以草藥得不死神農播百谷余時辟穀一粒不嘗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害號泣于旻天余敦慰再三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不飲而去孔甲貽龍醢余誤食之至今口尚作腥湯開一面網羅獸笑其不能忘情于野味履辛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言笑自若乃得釋去穆天子宴瑤池徐偃王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酒過多一向

沉醉尚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艾子唯
 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碣下令
 求血碣不得艾子告于王曰此間有方士不啻數千
 歲殺取其血効當速愈王密使人執方士將戮之方
 士拜泣曰昨者吾父母皆年五十隣姥携酒為壽臣
 飲至醉不覺言詞過誕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
 說謊王其勿聽趙王叱而退此出艾子後語今節畧
 于此以証聽言當理觀
 錄曰艾子聽方士言而信之信方士誑而舉之及
 至被証反誣說謊古今寔同矣夫捕風捉影猶有

風也指鹿為馬猶有鹿也今時風鹿更奇于方士
 影馬益信于艾子其不蒙趙王之叱非不蒙也無
 趙王也

懶道人錄憨言過遠遠處士處士卒業曰倏極荒
 唐忽入微細之言而憨憨無庸憨之錄而嚙嚙無
 庸嚙而憨而嚙吾于汝棄懶道人曰噫鷄三足臧
 三耳卵有毛駢無趾蝸角橘中莫不有世堅白異
 同以駭聽視此憨此嚙誠所不喜吾將詣無夢之
 人以究憨嚙之旨

山林經濟籍卷二十二
園閣談言第二十一
上

山林經濟籍卷二十二

甬東 屠本峻 函容 編纂

後學 柴懋賢 士德 校訂

園閣談言第二十一

序

歸有園塵談者大宗伯東吳徐太室先生所作娑羅園清語者家儀部東海屠緯真先生所著二園行於海內茲取其書而刪次之稱談言而序之曰塵談垂牙後之慧鏡片詞皆典清語挺舌上之蓮花隻字俱

香爲未經人道之言實善解人願之策不佞靖居藏
諸帳內游行秘在枕中展處則鮮雲散亂讀殘斯黃
鶴飛來於是巡檐索笑恒恐篇終捫蝨挾書每忘神
倦間嘗一撰空言矣然談謝歸有不能自關疆場語
遜娑蘿何曾維新耳目欲別成一家之言覺我蕪穢
將兼撮二園之勝慚彼琳琅方深焚研之懷仍飶敝
帚之享也夫塵談談事在世態之中故蹈之者若執
左券而清語語事超物情之表故味之者如啖哀梨
則園之所以成談語者有流傳而無摩滅而閣之所

以爲空言者存品狀而絕雌黃矣屠本峻幽窗記

歸有園塵談

明東吳徐學謨著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象而贅著
一○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歸
而譏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於
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
遂起於姬旦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和孤注之一擲也借言

事去國以希他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乃身
其任以繼往開來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而發之
孟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

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橫議稍息於
漢唐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虛權
反加於天子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檢點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孫
夷狄之禍亦復相當晉人以名理爲清談宋人以
道學爲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誦于豪
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爲文人者僅可稱
乎才子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之
妄談井田之法略述於軻書若井里一分寧不憂
子孫之蕃衍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籍之以備虜
叔孫之草綿蕞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之以尊

君

秦皇漢武唐宗雖非令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渾沌
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
凡

孔子但欲爲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主
孔子上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
交

以道學別爲一傳者宋史之訛也若挾孔子而私之
矣何其隘也以理學獨稱名臣者本朝之陋也若
外佐命而小之矣何其淺也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不
遠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
終難保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爲君子之言理明故
也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間作小人之語才
短故也

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可竿牘無節
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已士也但不當嗾呿太

高

機有可乘則隣媪束醞以救婦勢有可脅則說士結
勒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災必先橫被於孤貧虛羸勞瘵之疾大
率淹纏乎貴介

少年不以宋儒為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學者
專以宋儒為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

文字內為一人而誣詆一人亦是平生口孽官府中
毀前任以阿後任頗宗術術家風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

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為厚利辭讓者藉以為名

高官盛則近諛師荆者既不戒於前隨温者復相
繼於後

文自六經以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剽竊者除却
兩頭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淫巧者
別為一體

袞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肝榮
而宵寂狗馬音樂不能携之以入櫪故雖有敵國

之富目煖而心灰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

防口

雖貴爲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彈雖惡

如檮杌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墓誌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更有司

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爲一切苟簡

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傅陸赤族而

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致仕莫問其子少子尤難娶妾不謀于妻晚妻更忌

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與

交當始仕而卽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

無可用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馱小兒背地則放下

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酒筵不肯舉筋回家則亂

吞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火漢以飾孔孟之言

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注之

說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盛六逆漸生蓋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為前輩自失典刑關節盛行蓋因有司欲求報効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婦人之悲其夫益為之悲其悲方已婦人之怒其夫轉為之怒其怒可平

喪心病狂生于熱極攢眉酸鼻起於惡寒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自

識親母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

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兄乎

為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佞盲子而不能博智

者之大觀為詩而故厚自誇詡者雖可以艷少年

而不能當老成之一誚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決烈者猶有丈

夫之氣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無止足

者是真妾婦之心

逆氣所乘有時博忠諫之名有時賈殺身之禍任情

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

廉吏之後不昌以冬行主歛寃死之家有後為天道

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於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父母之

尊屢加於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世以不要錢為痴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腴人為遲

貨故諂佞盈朝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婦之子難馴皆因姑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兄弟

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傾囊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而同居漸有閨牆

之隙

隨緣皆可以乞食而刺刃于腹者意欲何求凡業皆

可以營生而為人淘園者鼻忘其臭

為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諛墓之金為文而

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濫竿之體

淫奔之婦矯而為尼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饑寒所逼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

即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廉于大不廉于小碩鼠之貪畏也廉于始而不廉于

終老虎之敦蹲也

窮措大危人主犯杞人之憂天草野人說朝廷傳海

頭之聖旨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刑誅或廢

如冬天少霜霰纏疫更能死人

顏隨勢改升降頓殊氣逐時移盛衰立見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

姦一面窺姦婦故此姦伏而彼姦犯

魍魅魍魎雖能作祟必人氣弱而其鬼方靈星相醫

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考校徇情不如闡盤之

輪撥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已喜

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為人添福祿而已

婦人識字多致誨媼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毛嫱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趙孟之貴寂號濃郁
致淡方休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柱促而絃危也宮商猶在元
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徽慢也音調何存
呆子之患深于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于
貪官以其狼藉及人

見千金而變色者不可以治一邑見百金而變色者
不可以統三軍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謀也以苦告人者貪讒之圖也
近諛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爲人移務博者
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己出

蜂目狼聲知爲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深山大澤
必生龍蛇物以群分何謂無種

任重道遠取必于身故爲仁由己當仁不讓隨俗習
非必要其黨故姦湏用介盜有把風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俠者或致
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目凝而不動者中必腐爛言遜而不出者內有淫邪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于貧賤嫉妬之念為兄弟
者或狠於外人

古于詞而不古于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先定句
而後方湊景其詩亦齋工之畫壽星

侵匿僧家道家以至于樂戶全然出侮鰥寡之心欺
凌武官內官以至于宗藩亦竊不畏強禦之迹

食色之姓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食色之外無
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明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
素富貴行乎富貴可以得名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
得利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影之伎難
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投拜門生則先生
聽門生之差使

奕棋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曲絕倫則士人夷為
優孟

兇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浪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富貴不隨乎達士以其無逐鹿妄行之心功名必付
之狠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其糊塗新科進士
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其纏累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嘴頭肥眼孔淺窮措
大之規模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柔媚之資可以掩拙

山林經濟籍卷二十三

甬東 屠本峻 函索 編纂

後學 柴懋賢 士德 校訂

園閣談言第二十

娑蘿園清語序

瀟湘烟雨數點丹青靈隱松風幾聲長嘯不離世間
而大覺在不脫凡情而聖諦存起倒本非二地迷悟
寧是兩心故日著金屑以生嗔口厭醍醐而成毒解
脫本無之纏縛拂拭何處之塵埃斯則明暗悉遣語

默雙忘妙體靈光於斯可証者矣緯真先生具般若
心修菩薩行散花香於五葉震雲響於六霄長懸燿
炬之光久潤瀉瓶之辯靈籟自鳴清言復著一音演
法秋風陣雲之歌萬境從心流水明霞之喻言自無
中現有空照日以俱紅清從假處合真波含雲而自
碧眼前覩破坐展雙眉心上不關長伸兩脚所謂火
焰坑間蓮萼水晶甕裡波斯立證菩提頓除煩惱者
也是以聽之則響奏琳琅味之則肌生水雪才情識
障燬作慧刀綺繪疑根化成寶藏斯又心符鹿苑教
演牛車定非止響揚聲何怪聞箏起舞若乃釋迦掩
室于摩竭淨名杜口于毗邪清本自無言於何有惟
以權實互用半滿竝敷所貴得魚者忘筌令見月者
認指先生之意倘亦在茲年家子沈泰冲靜然撰

娑羅園清語

明東海屠隆著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生獲
屈于巖穴緊豈才異實命不同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劫災殃
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藿食草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紫馳
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
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
影于燈下

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妻子而傷心
高人之輕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

美人傅粉塗朱終淪於糞土猛士格虎剽象歿制於
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襖昔時歌
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漢茫茫歲月

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黃梁公案二八佳人翠
眉蟬鬢消魂也白骨生涯

衰年嶺表餘生相傳仙去隣媪夜哭還券垂老無家
每想斯人潛然欲涕

富堪敵國歎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
爲子之造化者不亦難乎

富室多藏萬寶夜深猶自持筭壽愈積愈悵窄裡時現

精光老夫第得一錢宵卧何能帖席不散不休篋
裡如聞嘯吼

香味珍羞過三寸咽喉卽化臭穢綺羅文錦被七尺
軀殼是裹屍蟲貴人多手可執纜蓋棺而寒雨斜
陽美色入掌成珍甫屬續而荒烟蔓草三尺紅羅
過客而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

棺則朽于木裸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化爲
水焚則化爲火火水安用商量

持論絕無鬼神見怪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
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炭數米時翻名理于
廣庭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
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真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果燈
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登華子岡夜月犬聲如豹游赤壁磯秋江鶴影如人
但想前賢神明開滌

方外偶過僧道倒雙屣急開竹戶迎來坐中偶及市

朝掩兩耳輒敕松風吹去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窓紅日
淨几明窓好香茗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豈棚菜圃暖
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踈烟梅月半灣掩映書牕殘雪
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籬邊杖屨送僧花鬚鬢於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
落我衣裳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牕下風雨
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蕉雨
條風旣鬯細草叢生稚景韶姿紅藥齊含藹藿芳春
景太殫人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嫩涼爽氣綠陰映
入簾幃首夏時尤堪賞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
問婦索釀甕有新醪呼童煮茶門臨好客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淡蕩鳥拂閣以低飛
曲徑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

家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樓窺睥睨窓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倚靖廬
松下時聞清楚人稱非俗非僧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
相關只在花開花落

醉人盈坐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壺不離米肆
燈燭煌煌且耽夜飲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不
解攢眉老去靡堪鼓腹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瘦瓢甌餅
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

時來則建勛業于天壤玉食衮衣是亦丈夫之事時
失則守窮約于山林藜羹卉服是亦豪傑之常故
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光垂釣不以貧
賤而羨雲臺

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治生產收稼奴徑達
主母笑先生向若外賓

童子智小愈小而愈完成人智大愈大而愈散絕代

總論卷二十三
三十四
聰明盡是鬼家活計拍天簸弄無非石上精魂
荆扉纔杜便逢過客掃門飯羅一空輒有人求諛墓
纔忙今日轉眼已是明朝一到今朝昨日已成陳迹
算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剗刻之中勿營千歲
人有絕伎必傳有至性不朽靈心巧思魯斑以木匠
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百世

聰明而修潔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不愛
詞賦

噉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壙顧影多慚庶幾哉白
魚蠹簡食竒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于世上
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嘉籐竹之交翳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飯水
田衣齋頭纔著比丘便成幽趣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躍波遶徑閒行忽見蘭芽出土
時小有趣亦復欣然

楊德祖家惟弱柳我則雜種名花殷仲文庭一枯槐
余乃多栽茂竹

禿鬚黃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標風流

亦是可見措大

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
片石林間堪下米顛之拜
三寸枯毫欲燒未忍千金
敝帚自享知慚論愧仲任
敢望藏帳于中郎文謝斑
生終取覆瓿于傳毅
觀號千秋吾愧賀老之捨
宅樓高三級復慚都水之
棲真物在亦不苦留期到
翛然便去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
裴休詩好何關黃蘗之宗
故子昂杜甫韵語騁意氣
于菀林山子寒泉吟哦
寫性靈于天籟

山林經濟籍卷二十四

甬東屠本峻幽窗編纂

後學柴懋賢士德校訂

園閣談言第二十

霞爽閣空言叙

夫蕙風發響入松壑而彌
清流水成聲寫磐石而轉
妙故雅音不吐於俗士塵
語詎出于靈心吾家田叔
蕭蕭泠泠人也誤嬰世網
是嘉木之被青黃強習紳
纓類爰居之享鐘鼓以斯
簿領喧囂之日意度自如

軍書旁午之中嘯咏不輟逐客臨流時翫心於游鯉
 登堂聽訟或送目于飛鴻柴桑逸品安能齷齪塵中
 甫里高標故爾亭亭霞表與不慧志既勰於同調居
 復託於比隣余則有娑羅清語將橫視而無前君則
 有霞爽空言遂後來而居上小山雲出泉瀉瀉而切
 寒絃沉水香清指琤琤而扣哀玉談理道則晰疑懸
 照說事情則破的張弧宋生細語妙託意于蠅鬚莊
 麥大言極設喻于鴈翼雄辯驚人幾能令臧三耳寂
 寥成致便足窺豹一斑舉揚蒼塵亦堪鼓吹四筵流
 布青編端合風華千古豈獨必羅瘖爾無聲寧渠歸
 有黯然失色遠則段成式奪彼雜俎近則晁明遠喪
 其碎金余每披襟讀之恍如置足峨眉之巔竦身閬
 風之上也曜修道人緯真甫隆敘

霞爽閣空言上

明甫東屠本峻著

夫居父謂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居士
 謂見之行事不若託諸空言漫愆恣肆夫聖人之
 大言如日月賢人之言如江海居士耿耿小星詹詹
 自喜耳目所觸筆札是操橫陳聯絡之篇雜寫支

離之事懼綺語之見尤愧空言而無補
夫鼓腹擊壤寒峻忘舜力以嬉遊較雨量晴田父沐
堯天而暇豫故君沛仁澤民競歡欣政尚暴殘衆
胥懟怨則知歌詠所宜雖雅鄭調殊性靈所表寔
古今轍一也方今賦歛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
急也幸蠲海月山雲是以藉草班荆安穩林泉之
容披裘拾穗逍遙草澤之臞羗無當於齊諧聊取
裁於燕說

夫鐘鼎山林各有天性風流儒雅亦是吾師故巢許
伊周不黨同而伐異祥鸞靈鶴各炫彩而炳章
夫乘炎暉而軒翥者不猶豫於崦嵫杪暮之鄉食太
清而傲听者不鷗張於汚隰滂唐之世故潛龍以
不見稱神威鳳以能覽見德
夫苞苴大行月旦高其修潔腥羶盛集藻鏡貌其清
通故是非心愈明而世蒙迂腐之譏賢愚心愈辨
而人招刻薄之誚

夫景星慶雲朗曜於清讌之間零雨淒風蕭颯於子
請之日故物情以常無事爲歡顏世態以善託故

為巧術

夫懸瓊結綠之珍以之餌大賈則快而不能慰蠅頭
 之利漂杵崩角之威以之懾三軍則北而不能屈
 義士之志故心可啖則物斯乘身不辱而耻斯遠
 夫塵滿一區笑逐貧楊子之著書時酤斗酒給歸隱
 陶公之結社比隣有竹尋常徑造何嫌長日無朋
 寂寞烟霞亦爽

夫照乘之珠五城不易童子所謀惟搏黍是圖狐白
 之裘千金不博織腰所服惟霧縠是宜故物論難
 可以我齊人情豈庸於彼園

夫奴僕寡情視主人榮瘁以為向背江山多趣陶佳
 月光景以為遨遊故夜雨篝燈屢刪僮約春風鼓
 棹獨載僕憎

夫飛禽鍛翮猶愛惜乎羽毛志士捐生終不忘乎老
 驥故中倫中權者聖人合道之清不吐不茹者君
 子立身之本

夫王睢鼓翼君子感青陽而思奮迅蟄蟲坯戶智士
 達事變而致綢繆故遇時不采將隨秋草之萎妾前

事不戒難免後車之覆

夫蘭蕙有芳不以無人而銷潔芰荷無恙豈因莫賞而改馨故春葩秋蘼都不借華以徼天成負未乘軒各不謀道以營事業

夫臭味相同嗜不嫌於昌獨讀誦成癖照惟喜於青藜故虛堂留燭抄書尚存老眼有客到門揮麈但說青山

夫老乞黃冠帝賜鏡湖一曲逸稱白傳名傳洛下千秋不詭不隨至德可師忘勢忘年高風如沐倘有異世而同符者願執鞭而下拜矣

夫盛滿既履同盟之帶礪自寒子孫式微先祖之威儀必闡故入金門排紫闥豈爲許史家傳鏤霧縠纈冰絲不是般僑世業

夫物相形則如生不獨揚娥而入寵勢相軋則嫉來豈惟結綬以登朝故貪人敗類枉造無根之葉慙子戕生橫作有情之痴

夫白晝攫金賢於昏夜乞哀殺人盈庭愈於投石下穿彼則任心而往旣不回護于市朝此則依約而

行亦不操謀于尊俎

夫調鼎之羹不必備八珍而嘗者知其爲入鼎之物
度絃之曲不必具九宮而聽者知其爲應絃之品
若捨鹽梅而別想天厨之供外宮商而別冀天樂
之聞雖使易牙日御尊前師曠時聆座右畢竟虛
謔殊非實語

夫病眼迷離忽見燈生雙影腐儒拘泥焉知卵有三
毛故以鼻爲聽者忽聞蟲誦阿房以耳爲食者復
見車入鼠穴假令得遇風人便可運斤於準上若

逢痴漢慎勿說夢於渠前

夫花間雨過蜂黏幾片薔薇柳下童歸香散數莖蒼
葡是以丈人臞臞飽黑甜而娛化日居士翩翩佩
錦帶以晤嘉賓故九草繁則鹿場不置五漿餽而
空谷斯傳

夫懲忿窒欲多談於飲冰內熱之人取義捐生每誇
乎膽口色莊之士霏霏玉屑藹若春陽擾擾兔經
營成鬼窟是故心曠神怡乍聽者賞其朗雋搖唇
鼓舌旁觀者謂是憑虛彼以禮非因我而設此以

污不受人之隣

夫青蠅玷玉價有定衡俗處孤黨智乏轉丸大司徒
憐斯人收棄置于不棄置之間五馬徂征三苗來
格志懷褻革賞漏焦頭黃閣老掄此材擯可用於
不可用之地故蝸牛負涎終成沿壁之枯飛蛾向
焰竟作撲燈之燼纔逢激楚輒發南音每撫朱繩
明張白眼

夫命鮮三公杜絕逢人星相家饒五斗安排煖腹糟
醪故曩日同心旣謝如蘭之臭今時竝坐宜明割

席之嫌

霞爽閣空言中

蘅宇就荒尚存敝衲草堂無恙聊遂初衣室距桃花
源晨夕恒滋蘭茝門開芳杜逕往來惟有羊裘

鳴蜩餐露華于朝夕知蜩集而忘枝游魚戲蓮葉于
西東悟魚樂而忘水顧我羅張蒙君物色舉君玉
趾破我苔痕恐野老之席不爭海鷗之磯不下

意有悲涼非命酒何以澆其儻魄情多抑鬱非陳詩
何以慰其沉冥今欲沉吟襟次俾王公發歌唾壺

盡缺徘徊牙後令衛君談道平子三倒愧未能也
鷹化爲鳩識者猶憎其眼因昔時悍鷲并棄今日形
骸也蕙化爲茅佩者尚悅其色忘近日虛浮不異
曩時芳潔也亦有外示落魄內深城府亦有貌象
坦蕩中秉愿慤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知人不易人
不易知

論心於蓑笠竿斧之間者自可神交于宇宙取友於
詩書禮樂之際者惟須把臂于尊壘吾是以知蓑
笠竿斧者直示肝腸而無隱詩書禮樂者彌縫揖

讓以難述

孝子履端迴車勝母之鄉貞夫守節忍渴盜泉之水
斯風息矣茲事邈如吾欲起九原而問孝邈千載
以考貞徵諸往哲誰同逝矣之悲詢以今髦祗博
嗑焉之誚

蚓之無管於世故清而不貴燕之無妒於人故高而
不危若遂蚓之清遠燕之高則於洗耳挂瓢便可
難兄難弟矣

千愁攢腹用止觀以破除數篇吟老藉啣吾而草就

亦
有
愁
經
時
而
未
解
吟
頃
刻
而
輒
成

華子魚蜡日集子姪而王朗學華更遠謝安石雪朝
試兒女而道韞評雪最佳是知風情韵語性本天
成而撫景會心良須習慣

見月下鶴影翩翩悟向夜老翁之見夢聽階前蟲語
清冽知此時志士之悲秋是故情無翼而能飛亦
無因而必至景逢泰以導歡亦逢感而增感

晉文賞從介推託龍以興謠顏遠賦詩殷浩送甥而
下泣我思往日百感俱叢結念伊人九原莫作執

如意以書空攀柔條而泫泪

終南之徑從多智者趨爾惟恐其不捷鍼胠之篋任
有力者負亦惟恐其不固今先生深刺乎終南學
士甚卑于胠篋及其機乘會遘物附景從締觀今
日所趨所負之人乃忘向者而卑之事蓋坐
鮑老於當筵著御襠而轉大也

古之止謗在於無辨今之遭謗那得不言篤行君子
獲竊馬之羞佐命元勳蒙盜嫂之議向使馬不歸
於原主史不載其無兄千載而往談浮行者誰能

免乎雌黃道中犇者罕肯落其齒頰

曩時朋舊過從今日僅存三四惟卉衣木食之儔咸以豐草長林爲事或引其游朱門蓬扉早捷或要其聚春糧牖履高懸或訪彼扁舟孤帆宵遁或延其賓席一偈晨留溶丘壑于性情託枋榆而愉快曾無言尺行寸之嫌深得二滿三平之樂予之知巴斯焉取斯

季氏云亡三家尚爲夾轂子產而歿一嗣遽莫承祧豈天網不漏其踈抑大運適逢其會顧安得久要不忘之人而與之質覆雨翻雲之事

足不入公門步前哲處鄉之後塵今時以簡傲詫之書不抵政府昉先賢守官之拙政今時以臃腫棄之藉令泄柳生逢斯世避垣於穆公之車貫索且將繫頸矣嚴光居值今時加足於漢帝之腹三木豈能離身乎

以曝日爲暄以野芹爲美而欲獻於天子者意則誠而事妄以魚目爲珍以鼠腊爲璞而欲售於賈人者心則愚而行貪此智者哈咳而弗顧昧者炫耀

而無慚

千竿修竹周遭半畝方塘一片白雲遮蔽五株垂柳
疎花禪意相對忘言遠性閒心豈宜用世

大槐國女壻乘龍雀屏繡褥旖旎六宮中春風桃李
邯鄲道書生開府大纛高牙辛苦三十年行間功
名方其時遘風雲社鼠憑靈城狐藉寵而乘龍開
府之人何知泊乎夢醒蕉鹿赤蟻叢坵黃梁在炊
而邯鄲大塊之地如故

名根未斷將屬纊猶丐地下之文習氣難除縱禮塔
尚具貢高之縛繫惟隆古匪獨至今

文如臨畫會致誚于昔人詩類書抄竟沿流於今日
緜緜遞蒲而改頭換面茲律旣湮縹帙動盈而活
剥生吞斯風亦墜

郡城之內北有園池聯落是前朝耕牧之鄉故多林
木翳然南有苑圃相望乃近日公侯之宅故絕市
廛囂隘居士每杖策孤往幸比隣于北園結伴相
過亦寄傲于南圃

杞人之憂憂天墜也居士之慮慮地傾也夫天墜尚

有巖穴可支地傾會無日月來照

今之嫁女貲廢千金猶自婦嗔伊夫之寡情女懟厥
父之吝色及翁方破產業以飾裝壻輒恃門楣而
驕舅今之設席珍逾萬品尚自賓嗤大庖之不盈
主愧綺筵之未愜洎騎甫辭里閭以遵途心已搆
柴棘而設筭痛風俗移人自大家倡之復自大家
踵之嗟教化溺喪藉大老挽之反自大老沿之
悟白駒之過隙感芭蕉之非堅故分日遨遊不用清
明上巳卽時杯酒何論歿後生前然任物而不於
物寄游而不於游斯可捐有生之累爲無待之人
霞爽閣空言下

閣上燃藜丙夜兼修中壘業階前菘蔭獨醒時誦左
徒騷此隱君爲政於長林雲中辨遠樹武陵漁父
桃花天際識歸舟太乙真人蓮葉此居士游閒于
勝日

貧嗟積著無能故兒女或悲或怨老工詞賦無益故
篇章不雅不風

子弟排場有舉止而謝飛揚難博纏頭之錦主賓御

終濟集二 四 談言 廿一 二百九十四
席務庶隅而少韞藉終成泥塑之人

林下可喜固非一端興至而觀草際蟲化風來而聽
壁上琴聲足以怡神世間可悶亦非一事旅次而
逢翮人話慙賓筵而遇醉漢酒瘋俱堪感額

竹裡登樓遠窺韵士聆其談各理於坐上而人我之
相可忘花間掃石時候棋師觀其應危劫于枰間
而勝負之機早辨

燕居與知己談生平閱歷世故何異堆青史於案頭
勝日延尊宿究大乘顯密圓通猶似侍金仙於座

下

肥遁長往者非九歿一生安得入山能深入林能密
斷緣簡事者非觀煉薰修不能滓穢日去清虛日
來

步明月於天衢覽錦雲於江閣有天際真人之想結
豐草爲良朋採藜藿爲旨蓄稱柴門隱者之居

老遁四明返初服于江沚署其門曰家藏賜書僅守
先人之業門有通德仍多長者之車年過六十營
生曠于山隅題其表曰生存華屋敢希甯武之愚

經濟集二十四
沒擅寢丘或返今威之迹

涉幽蹊而攀叢桂卽體中少劇猶挾奚童而岬側注
人稱隱吏之狂喧鼓吹而御綺筵雖宵中再旦如
戴南冠而對楚囚人謂憨生之僻

成書僻而無剪裁徒號書厨推名飲而少韞藉終非
名飲

丘壑曾忘返翱翔中外垂三十年得遂初衣文章敢
自誣俯仰古今讀五千言早通柱下

俄譽升天俄毀入淵定衡者未可執之便爲左券聆

言若夷觀行似蹠臨鑒者詎宜憑之遂號哲人

橋似許渾丁卯溪如摩詰輞川樂志林泉會心魚鳥

坐白足以譚玄命青童而度曲幽事可探便當遺

世以逍遙舟載子猷夜雪月登庾亮南樓鶴語清

冷林光明滅懷遠道之佳人發長林之清嘯夜景

可愛思挾飛仙而容與

九吐不減其量而無飲客經旬不舉瓢勺者則飲中

八仙而九也可稱之爲麪部尚書一杯不能下咽

而使酒人終日樂與游處者則竹溪六逸而七也

可稱之爲聲聞酒人

登隴之夫以罔市爲利進而語以廉介之風彼將怒
拳曲游揚之不暢此方枘所以難納于圓鑿也竝
海之民以逐臭爲業驟而詔以芳潔之行彼將瞋
迂愚扯誕之無良此莊語所以不及於奴顏也

藝蘭時藥問木討芝寵辱無驚鑄就幽人情性携柑
聽鳥捫蠶挾書安閒有托養成野老踈慵

賓筵上看人行令喧繁簡肅任彼設施勿橫梗令之

心旅館中聽人說鬼直截橫排從渠扯誕

莫執無鬼之說

霞爽閣空言後序

家田叔者藝林詰匠也揚帆鄂渚曾探二酉之書促
駕鏡湖早擷三芝之秀習家池上歌入銅鞮白練裙
中字香翰墨况鬱林片石清德無慚甘棠數株喬柯
勿剪蓋風清骨峻符彩彪炳者乎爾乃襟次儵然寄
冲懷于齊物才情爛矣紆天藻於靈心興至則命中
書君神來而開蒼玉簡酌酒自寬閱世渾如蕉鹿對
花獨笑焚香時引都梁晨夕之間印蒼苔而尋徑路
一片素心沉冥之際看閒雲而悟息機三乘禪理縱

橫斑管寧辭月露聯篇掩映芸房時見烟霞滿楮爾
 其為書也嵌珠冠璧劉勰雕龍之句濯濯英姿刻霧
 鏤冰漆園秋水之篇泠泠玄賞矧名理大饒詎空言
 而無補繫玄鑰盡啓亦實際而有裨俾家大人娑羅
 清語不得獨擅醜酬方陸士衡排偶連珠行且共垂
 霄壤矣屠一衡仲椒撰



